

傳奇日語教師吳滄瑜先生訪談紀錄

陳素玲ⁱ

吳滄瑜先生訪談

時間：2021/12/2 14:00-16:00（電話訪談請參考文末紀錄）

地點：淡水吳宅

受訪者：吳滄瑜先生，輔助者：湯梅珍女士

訪談/記錄：陳素玲

簡介

有人盛讚吳老師：「不是大學教授卻夠資格為留日學生寫推薦函。」有學生稱讚他是：「最像老師的老師」，很多學生認為：「吳老師像親人一樣」、「像是自己的第二個爸爸」，許多人都覺得他沒有長輩架勢，很容易成為好朋友。還有學生感到「日語教室像一個溫暖的家」，又有人說：「人生在那兒有很大的改變」、「開啟了生活的另外一面」，「吳老師之所以傳奇，在於他以自身的人生經驗融入課程，回應困於戒嚴體制下，卻不斷追求提升自己的學生們，讓他們不只學日文而是前瞻思維的一種延續。」為何吳老師可以獲得如此特殊的稱讚？本篇口述訪談紀錄或許可以印證學生們對吳老師的讚譽。

吳滄瑜先生（1932-2023），出生於損仔寮（今新北市貢寮區），1944年花蓮港廳昭和國民學校（今明義國小）畢業，戰後就讀花蓮師範學校，成為小學教師。在政府禁止人民說日語之時，他仍暗地裡精進自己的日語能力。1970年代起，他以

ⁱ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

來稿日期：2023.05.08，通過刊登：2023.09

良好的日語才能及豐富的教學經驗，兼職三井商社員工的中文及日文老師，以及指導日僑小學日籍教師中文，幫日僑學生補習包含國語（日語）在內的各科功課。

1979 年，從小學教師退休，並於 1985 年以「吳老師日語教室」開啟人生的第二春。吳老師自編教材、小班教學，吸引許多有心學習日語的青年學子。教室並成為學生們聚集的場所，許多當前學界活躍的學者都曾在吳老師教室學過日語。熟識或耳聞吳老師日語成就的日本人士，也將這裡作為訪台時必定探訪的地方。吳老師作育英才無數，但念念不忘的是如何傳承自己精心編製的教材。即使九十高齡依然經常在網路平台上和日文同好交流、分享，為學生解惑，且樂此不疲。

一、家庭背景與成長環境

昭和 7 年（1932）7 月，我出生在台北損仔寮（今新北市貢寮區），和祖父母同住。先祖從中國渡海來台定居，到我這一代已經是第六代了。祖母則是當地的凱達格蘭平埔族，她非常疼愛我。具有原住民血統的父親吳保琛¹，年輕時曾經去台北讀書，畢業後回金瓜石公學校（今瓜山國民小學）當代課教員²，但教書微薄的薪水，無法支撐他的交際應酬，因此只教了兩年他就辭去教員職務。之後，他在運送屋（うんそうや，貨運行）工作，一個月薪水有兩百元，比教師一個月才一、二十元的薪水高出許多。九份當時盛產煤礦和黃金，地方很繁榮，運輸生意非常熱絡，父親自己設立「運送屋」，後來還當「組合頭」（工會領袖），結交很多日本人朋友。由於當時總督府引進日本資本，積極建設花蓮港，父親與他的朋友們認為花蓮將來發展可期，於是在 1937 年底一起搬到後山，開創自己的事業。花蓮的鄰居幾乎都是日本人，父親會說日語，跟他們相處還算愉快。而總督府正極力推展皇民化運動，

¹ 吳保琛工作之餘，亦熱衷文學、創作漢詩，曾任花蓮詩社「蓮社」多屆幹事及常務幹事，作品散見於當時的《台灣日日新報》、《風月報》或《南方詩集》。1973 年出版《瞰海樓詩集》上下集，是花蓮有名的傳統漢詩詩人與林道生之父林存本為寫作好友。

² 吳保琛，1922-1923 年擔任臺北州金瓜石公學校「教員心得（代用教員）」，資料來源：台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https://who.ith.sinica.edu.tw/>，2023.04.06 瀏覽。

我們家很自然地就成為「國語家庭」，哥哥叫做梅村信一，我變成梅村信二。對改掉祖先留給我們的姓名，父親原本好像有些抗拒，但是這樣比較像日本人，對他的事業亦有所幫助，食物配給較多，讓食指浩繁的一家能過好一點的生活，因此他最後決定成為皇民。我們也參加「皇民奉公會」，學習一些奉公服務、生活禮儀及皇民精神。

四歲半的時候母親過世，留下大我四歲的哥哥和我。1939年，我開始每天跟著哥哥上公學校，一、二年級的老師是日本籍教師，對小朋友很親切，課堂上除了教我們國語、數學各科功課之外，也教生活禮儀。有時老師會請學生到他家裡玩，師母煮的紅豆湯非常好吃，即使到現在我都還記得那甘甜的滋味。我喜歡音樂，老師教的歌曲都很動聽，因此音樂成為我最拿手的科目之一。我三年級的時候，哥哥已上花蓮工業學校並搬到外面自己居住。從此，我必須幫忙繼母照顧弟妹，還要去外面割草餵養家裡的牲畜，繁忙的家事使我無法天天上學。太平洋戰爭開始後，即便偶爾去上學，學校老師已經不太教我們讀書、寫字，常要求我們外出從事勞動服務，不然就是在教室講述軍人上戰場時的英勇故事、教學生唱軍歌，或到運動場排練行進的隊形。老師還帶我們去看特攻隊的「出陣式（しゅつじんしき，誓師大會）」，特攻隊員雄赳赳氣昂昂的樣子，讓我非常羨慕，很希望自己快點長大成為特攻隊員，當時完全沒有意識到戰爭或特攻隊是攸關性命的大事，那時候的小孩可能都跟我有同樣的想法。

二、花蓮師範學校時期

1945年公學校畢業後，我考上花蓮工業學校，那時台灣已進入戰爭時期，到學校時經常被指派去挖掘「掩體壕」³（えんたいごう，機堡），避免飛機被美軍轟

³ 根據筆者網路蒐尋所謂的掩體壕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為保護軍用機免受敵人空襲而建造的機庫、碉堡。

炸受到損傷。有時是去種甘藷，彌補日趨缺乏的糧食，或種蓖麻作為飛機引擎的潤滑油，已經很少在教室上課。戰後父親不同意我繼續去上學，但可能又覺得過意不去，於是叫我去讀漢學私塾。

1947 年，省立花蓮師範學校設立，並開放招收國小畢業或同等學力即可報考的四年制簡易師範科，且以「免學費、免繳稅、免服役」為號召，我報考後很幸運被錄取。開學之後學校強制規定學生住校，因此，我順理成章如願地離開家裡。在學校需要學習的科目很多，我把握機會認真讀書，晚餐後常和我的好朋友林道生⁴到運動場一面散步，一面背誦古詩詞，有時帶著口袋型字典背部首，也經常和同學一起研究功課。當時學校嚴禁學生使用日語，抓到就被退學。但是，在那時候，中華民國的國語我們都還很生疏，即使只是用國語唸出同學的名字都有困難，大家私底下還是偷偷地以日語或台語溝通。我很喜歡音樂、戲劇課，學校每學期的展覽會或遊藝會，我就找同學一起上台表演，常獲得老師讚賞。

1951 年我從花蓮師範簡易科畢業，儘管馬上就能去教書，然而我選擇直升普師科繼續留在學校。但這之間發生了一段插曲，在 1952 年，我普師科一年級下學期結束前，當時的空軍官校到花蓮來招生，大部分嚮往飛行的男生都前去報名，我也不例外。經過嚴格的體格檢查及各項篩選後，全花蓮報名的人員當中居然只有兩人初檢合格通過，而我是其中的一人。新學年度開始時，我離開花師到南部接受空軍教育，除了學科之外，我們也要接受飛行訓練。那時還是螺旋槳飛機，第一學期我就上了許多小時的空中飛行課程，由於我患有疝氣，每次下飛機後身體總覺得

⁴ 林道生(1934-)出生於彰化，是一位原住民音樂研究學者、作曲家。就讀省立花蓮師範學校(今國立花蓮教育大學)期間受到張人模老師啟發，開啟原住民音樂創作及研究之路。他的音樂專業技能幾乎是透過自學而來，從小學教師至大學教職退休，從事長達 48 年的教育工作。自 1956 年開始音樂創作，譜曲超過千首；1989 年開始致力於原住民音樂的調查與創作，1997 年於東京入野義朗音樂研究所發表〈阿美族民謠謠詞近百年變遷〉論文，陸續出版《花蓮縣原住民音樂系列》布農族篇、阿美族篇、泰雅族篇等。且獲獎無數，如 1971 年獲全國特殊優良教師、2010 年獲中國文藝協會終身成就獎音樂榮譽獎章、2012 年獲花蓮縣 101 年度文化薪傳獎特別貢獻獎等。姜慧珍著，《林道生的音樂生命圖像》(台東，東台灣研究會，2018)，頁 229~234。

非常不舒服，因此在學期末我就被技術性淘汰了。這個學年度還有一個學期才結束，所以我先回貢寮伯父家尋找出路。附近的小學雖然沒有職缺，但需要一位會彈風琴的音樂老師，剛好是我的專長，於是我義務幫忙了一個學期，在新的學年度開始時，我又回到花師繼續未完成的普通科二年級學業。1954 年畢業後，我被派回母校明義國小服務。



吳滄瑜花師時期照片（家屬提供）

三、國小教書、結婚、育兒之後再進修

我在明義國小第三年的 1956 年，有一位剛從花師畢業的湯梅珍⁵老師進來任教，在校園裡我們成為同事，而且兩個人非常談得來，於是開始交往，最後我們在 1957 年 11 月結婚。婚後，我不願意讓太太和我一樣受繼母的氣，就開始想辦法申請調到外縣市的學校。1959 年 1 月，大女兒出生，同年 7 月好不容易我們找到基隆的中山國小兩個教職缺，所以兩人一起請調，然後搬到基隆居住。1960 年 9 月學校開學時，我應徵到台北市東門國小一個教職缺，開始先以通車方式到台北教書。同年 10 月長子出生，太太休完六星期產假之後，學期還沒結束，她因此請病假在家帶小孩，但到學期末台北還是沒找到教職缺。因為太太師範畢業後已服滿三年義務，所以她辭掉教師的工作，全家搬到台北定居。開學後請人來家裡幫忙照顧小孩，太太以代課老師的身份，再回學校繼續教書。1963 年 9 月，我們家又有老三（次子）來報到。

⁵ 湯梅珍（1937-）：1937 年生於花蓮，花蓮女中、花蓮師範學校普通師範科、台北師專畢業，小學教師退休。1944 年，她就讀小學一年級時已經是二戰末期，台灣遭受以美國為首的盟軍到處轟炸，學生無法好好在學校讀書，而是隨時都在躲空襲，因此她幾乎沒有日文基礎。但，婚後除了教書、照顧家庭之外，還跟著喜愛日文的吳老師學得一口流利的日語。她是吳老師圓夢最強而有力的後盾，也是吳老師最佳的精神支柱。



吳滄瑜、湯梅珍婚前照片（家屬提供）

連續這幾年我都以家庭為重，我們的生活這個時候大致已經穩定下來，因此我才有餘裕在 1966 年就讀台北師範專科學校（今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夜間部，開始一面當老師，一面當學生的日子。當時的社會，每個家庭都比以前注重子女教育，升學競爭越來越激烈，小學生的補習更是明目張膽。我是高年級導師，被要求一定要幫學生補習，我只能順勢而為。1968 年政府開始九年國民教育，小學生理應不需要再補習，但是校長說是為了提高升學率，要求高年級導師必須繼續幫學生補習。這種填鴨式的教育和我的教學理念不同，於是我辭去導師職務，改為音樂科任老師。同年我從台北師專畢業，並接受台北日僑學校邀請，開始擔任該校日籍教師之中文老師，也因為這份淵源，我結識了許多日本各地的學界人士。

1969 年經友人介紹，我獲得擔任日商三井公司日本人職員之中文老師的機會，

我自編教材⁶，並以日文講解中文的方式教導他們。三井是一家紀律嚴明的公司，每年都會對他們聘用的中、日文教師加以評鑑，而學生總是給我很好的回饋。幾年之後，當三井公司日文老師出缺時，公司也讓我教台灣人員工的日文。三井公司從日本外派來台的職員，有些人的小孩剛好是小學階段，幾乎都就讀台灣的日僑學校，而我也正在那裡教學校的日籍老師中文。他們知道我是小學教師之後，就請我當他們小孩的家教，教導包含國語（日語）在內的各科目。

當時還有一位日本大使館的公使也讓我幫他的女兒補習。他的女兒是一個「登校拒否⁷（とうこうきょひ）拒絕上學」的學生，我曾經看到她躲在床底下不出來，無論父母怎麼拉都不去上學的樣子。我接手之後以傾聽代替責難，耐心教導她學校的課程，漸漸建立她的信心，讓她能融入學校生活。因此，她的父母很感激我，即使他們離開台灣之後，也和我一直保持聯繫。我幫這些學生補習，最主要是先關心他們，幫忙找出學習的問題點，從源頭教起，盡可能將生活情境融入學科，引起他們的共鳴，讓學習變得有趣，這樣才能讓他們有效學習。當他們看到自己的進步，對自己有信心之後，天天都能快樂上學。

1971 年 7 月，我考上了淡江文理學院東方語文學系夜間部（今淡江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很高興自己終於能夠有系統的好好學習日語。我滿懷期待進入大學，然而大學日文系的課程與我的想像完全不同，大部份的師資令人失望。但是繼續讀書是我的心願，我熱愛日語，不想放棄任何可以學習日語的機會，所以我並未因此而退學。日籍講師影山亘先生及教授黃啟明先生瞭解我的日文能力後，不僅相當稱讚肯定，有時還讓我代課。我以師專的專業訓練及多年的教學經驗，加上從小學習

⁶ 「二十餘年來根據實際教學講授經驗整理編著教材已達數十萬字，以初級、中級教材為主，部份擬近期內付梓。」資料來源：吳滄瑜先生履歷（未刊稿）。

⁷ 登校拒否（とうこうきょひ tokoukyohi）：根據日本文部科學省「登校拒否」的定義，是指以討厭學校為理由，每年長達 50 日以上拒絕去學校的學生。資料來源：

<https://kotobank.jp/word/%E7%99%BB%E6%A0%A1%E6%8B%92%E5%90%A6-103510>，2022.09.28 瀏覽。

日文的心得，教剛進入大學對日文不熟悉的同學，非常得心應手，同學們也很喜歡我的教學方式。除此之外，在我大學三、四年級時，學校聘請到有語學專長的原土洋教授來授課，讓我有幸親炙老師音聲學的教誨，因此，上大學還是讓我收穫滿滿。

大學畢業不久，我小學教師年資也達退休年數，於是在 1979 年辦理退休，辭掉小學的教學工作。退休之後，我還是持續教著三井公司員工中、日文及家教一對一教日本人中文的教學。因此，我在教學之外的時間，幾乎都投入研究、編寫中、日文教材，並精進教學方法。早稻田大學語學教育研究所武部良明教授擅長日語表記法，他依語氣不同加註語調記號，以獨創的標準語調記號發音。因此我於 1979 年及 1980 年，兩度短暫赴日跟隨武部良明教授研習日文教學法。而這段期間，日本作家岸宏子的著作，由我與劉蒼芝女士合譯《我生、我愛、我死：日本木刻家圓空和尚的傳奇故事》也剛好出版，⁸因此我每天依舊忙得不亦樂乎。

1980 年，友人引薦我到庫倫街的國光藝校（國光劇藝實驗學校）教高二、高三學生的日文課程。藝校在籌備階段即已派人到日本考察，正在商談與日本電影明星寶田明（Takarada Akira）創辦的寶田藝術學園結為姊妹校的事宜。⁹寶田明將實際來台灣指導國光藝校學生表演科目，兩校還要在台北、高雄各舉辦一場聯合義演，需要即席口譯員，這也是我被推薦到這個學校的原因之一。剛巧音樂、戲劇是我的興趣，都有涉獵，所以在口譯時能適切的表達出雙方的意思，讓賓主盡歡。而且，透過這次的口譯，我的日文能力與音樂、戲劇方面的專業知識獲得寶田明認同，進而兩人有了良好互動。平常我除了教日文會話之外，也會教學生唱歌，他們對我的課充滿期待與熱情。1985 年國光藝校遷往木柵，我就辭掉這份工作了。

⁸ 岸宏子著，劉蒼芝、吳滄瑜譯，《我生、我愛、我死：木刻家圓空和尚的傳奇》，（台北：長鯨出版社，1979）。

⁹ 畢鎬嬌，〈國光藝術戲劇學校之人才培育研究（1978-1995）〉（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表演藝術碩士論文，2017），頁 52-56。

四、開設「吳老師日語教室」

離開國光藝校之後，我於 1985 年開始積極籌備成立「吳老師日語教室」。之所以想要設立日語補習班，源自一位借宿家中的日本年輕朋友。我以原先就準備要教學使用的房子，讓他招收學生教授日文，完成他打工賺錢的心願。偶爾我也幫他代課，於是陸續有人介紹學生過來學日語，因此日語教室就這樣持續下去。雖說是日語教室，但我也教日本人中文。我請的日本人老師薪水比有名的「邱永漢日語教室」還高，而我會挑選師資，並非只要是日本人就讓他教日語。有些日本學生來台灣學中文，但想節省費用，我即介紹學生和他們進行語言交換，絕不會因為我中、日文都有授課而忽略學生的需求。

事實上，在 1980 年代，台北街頭已經林立著諸多日語補習班，其中比「邱永漢日語教室」名氣更大且更早成立的是，由劉元孝¹⁰老師負責的「忠孝日語」。至於吳老師日語教室大家比較不知道，最主要的原因，是我這個教室並沒有申請立案。當初我著手辦理設立登記，在安全檢查時，遭到主管機關刁難，我認為自己完全遵照法規申請設立，無須支付額外費用，在登記遲遲下不來的情況下，也就順其自然。剛好之前我義務教過他日語的朋友，知道我開日語教室，於是介紹他正在就讀台大的女兒及幾位同學一起來日語教室上課。這些學生都很優秀，而當時的台大又尚未設立日文系，所以想學日文的同學，陸續來我的教室學日文。而我也很認真教學，「吳老師日語教室」非常不錯的口碑，因此不脛而走。在大家口耳相傳的情況下，學生幾乎都是慕名而來，從不需以廣告或發宣傳單的方式招攬學生。

基於上面的原因，我的日語教室沒有正式立案，所以這裡的補習費用我並沒有

¹⁰ 劉元孝：根據劉元孝編著《古典日文解讀法》書中之作者介紹，劉元孝生於大正 6 年（1917 年），在日本就讀廣島文理科大學文學科（研究日本國語文、漢文等）在學中，應徵從軍（日本海軍大尉），乘風破浪於太平洋。戰後返台。歷任：大學、專科學校教授、教科科長、救國團訓練委員、童子軍國家訓練營訓練員、國民中學教科書編輯委員。著作有：永大當代日華辭典、現代日語文法，日本語漢文講義、日語讀本、日語會話、日文寫作的的方法。1979 年（民國 68 年）創立「忠孝日語」至 2016 年結束。資料來源：<https://homepage.ntu.edu.tw/~wanyaochou/pic/yuan007020.jpg>，2022.07.05 瀏覽。

訂定正式的收費辦法，盡量由學生自由心證繳費。但是，當時就讀台大政研所的文馨瑩看不下去，就很熱心幫忙設計，提出由各班班長於月初收費的辦法。¹¹可能因為教室離台大或車站不遠，所以只要他們學校沒課時就來日語教室聊功課、聊心事，而我也盡力去關心他們。平時我給他們泡茶，偶爾為學生煮湯圓或紅豆湯，星期假日帶著他們一起登山郊遊，日語教室就像是他們的家。或許因為這裡有家的感覺，有些學生在教室很多年，有的即使已經有不同規劃而不再來教室上課，但持續和我保持聯繫。記得當我在基督教會受洗時，莊靜君、蔡鳳儀、莊培元等人，以及我的日本人好友渡邊喜美代、迫田勝敏和我表弟駱文森都來參加儀式。

我的學生每個都很出色，他們來這裡學日語的時候大概都還在上大學或研究所，他們常常是幾位同學一起來。如郭正亮不僅是自己來上課，連他的好朋友黃智慧也一起幫忙介紹中研院的學生來學習，實在很感謝他們。現在還在中研院的學者張哲嘉、林文凱、吳介民等，都來過。這裡的學生無論是初學者或已經有日語基礎，我廢寢忘食努力研究、編寫的教材都能適合他們。即使是初學者，照著我的教材，一字一句的學習後，第一堂課就能用簡單的日語做自我介紹。我重視「音韻學」，在每一份初級日文教材的每一個句子都畫下高、低音線條，學生只要抓住重點，根據教材好好練習，即能說出漂亮的日語。

有的學生想參加留學考試，有的想做專門領域的研究，我幾乎以家教的方式協助他們達成目標。好幾位通過留學考試，拿到獎學金去日本留學的學生，我都幫忙寫推薦函，他們想撰寫與日本文化相關的碩士論文時會求助於我，在日本若遇到挫折，我也透過管道盡力協助他們。

我的日語教室能夠吸引這麼多優秀學生，除了很幸運地有這樣的人際關係連結起來，我的教材教法很吸引人，應該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吧！

¹¹ 吳墨，〈沒有銅臭味的「地下教授」吳滄瑜的熱勁與魅力〉，《拾穗雜誌》471期(1990.07)，頁114。

我表弟駱文森是日本《朝日新聞》的台北連絡員，他常帶來台採訪的日本記者到我的日語教室訪問台灣的年輕人，瞭解他們對日本的想法及日語學習的狀況。東京新聞香港特派員清水美和在做「新亞洲現象」系列報導時，也來教室與學生對談，並將學生發表的意見做為該篇報導重點。學生的見解能夠如此被重視，可見他們確實言之有物，非常優秀。除此之外，我的日本人學生不僅會回來看我，也會介紹朋友過來，因此來日語教室的日本人絡繹不絕。我常趁機安排他們與學生交流、對談，讓學生多一些實際接觸日本文化的機會。如日本語言學家，以編纂日本國語辭典聞名的金田一春彥是我的偶像，我邀請他到日語教室演講，他看我如此熱愛日語，還題字¹²送我，真是給我莫大的鼓勵。

另一位非常喜愛台灣的日僑小學前教導——松山迪朗，即便在退休返回日本後，仍年年造訪台灣。由於台北氣候舒適，因此松山常借宿在我的日語教室，當晚只要把桌子併排起來再配上一條毯子，就能睡得相當香甜。有次他在借宿後留下一張充滿讚美的「推薦狀」（請見附圖），或許，這就是他表達感謝的方式。

還有一位大阪的大學教授，也是我四、五十年交情的老朋友梅原貞晴¹³，他來台灣精進中國話，也到中國蘇州大學研究所當客座教授，每次來台灣參訪總會留一天到我的日語教室當一日講師，但是他和我表弟駱文森同樣都在 2016 年成為故人。

自從 1970 年代開始與日僑小學及三井公司結緣之後，只要我到日本，學生們每次都會相約到我下榻的旅館與我敘舊，大家一起聚餐。尤其當年的小學生，都已長得挺拔俊秀，常讓我認不出來。現在他們服務於日本各界，各個表現優異，幾乎都是各行各業的翹楚。由於學生們和我保持聯繫，讓我在日本有不錯的人脈，因此日語教室的學生若想留學日本，每位都能獲得推薦函及很好的關照，學生們傑出的

¹² 金田一春彥題字：「吳先生に—日本語をかくも愛する君を知りわが喜びは胸に溢れる。」（給吳老師——認識那麼熱愛日語的你，我心中充滿喜悅。）」

¹³ 梅原貞晴（うめはら・さだはる 1938-2016），出生於兵庫縣，大東文化大學文政學部中國文學科畢業，曾到台北學習語文。以研究明朝劉基〈郁離子〉之論文，取得美國安德森大學哲學博士，並獲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哲學博士學位。著有《蘇州慕情》等書。

成就帶給我無限的安慰。

五、日語教室結束後的退休感言

記憶中，我在上小學之前，大部份的時間是在槓仔寮舊社與祖母同住的伯父家中度過。據說在我兩歲多時母親就得肺病，家人擔心我被感染，於是將我託給祖母照顧。雖然父親帶著母親到台北四處尋訪名醫，但在我四歲半時母親還是撒手人寰。之後父親再婚，遷居花蓮，直到我上小學之前的這段期間，我只短暫與父親他們同住，其餘時間大都和祖母住在一起。我七歲時父親帶我回花蓮上小學，但每天都得和哥哥一大早起來煮早飯後才能去上學。然而在我升上三年級，哥哥考上工業學校後，我只能在家背弟妹，外出割草餵養家畜，這樣艱苦的生活讓我更想念祖母。雖然繼母偶爾會讓我去上學，也因為戰爭關係，到學校只能做些勞動服務的事情。我的學習之路就這樣持續受到繼母與戰爭的阻撓，所幸我並未放棄尋求繼續進修的機會，方能重回學校求學。

花蓮師範畢業被派回母校教書，幾年後結緣內人，在兒女相繼出生，生活穩定之後，太太理解我的求知欲，從不曾以子女年幼為藉口阻止我進修，而是鼓勵、支持我實踐夢想完成心願，因此我才能如願讀完大學。在我請學校將我的導師職務更動為科任教師後，於時間的支配上有較大的空間，因而可以從事我熱愛的日語教學工作。我不僅教日僑學校日籍老師、日商公司日籍員工的中文，還教該公司台籍員工日文，也成為日僑學校小學生的家庭教師，甚至在教職退休後成立自己的「吳老師日語教室」。我全心全意投入日語教學，為了教課總是埋頭準備、編寫教材，偶爾陪家人一起出遊，我還是帶著教材不斷的修修改改，太太都毫無怨言。

日語教室的狀況雖起起伏伏，但我都以小班制或家教班方式教學，因此教室的學生不曾間斷過，即使我在身體有恙時結束日語教室，但還是持續義務教授一、兩位有心向學的高級班學生，直到我搬離台北市移居淡水。我雖離開台北，但每逢過

年過節或生日，學生們總會來到淡水與我相聚。有時開同學會、有時慶生會，他們的熱情讓我非常感動。我擔任日語教師近三十年，學生有台大、輔大、台北醫學院及一般社會人士。學生之中，赴日留學獲得碩士學位者多人，在台灣政、商、學界發展者也都有了一番成就，讓我與有榮焉。

當我結束日語教室完全退休，隨者兒子移居淡水後，客人來訪時太太總是坐在我旁邊，安撫我激動焦躁的心；出門散步、看醫生她仍舊陪我在身旁。她隨時給我力量，一直默默的為家庭付出，肩負整個家庭的重擔，讓我盡情追逐夢想從不干涉。真感謝主賜給我一位這麼完美的妻子，我對她的感激非言語可以表達。

「吳老師日語教室」學生採訪報導

經過以上的訪談知道：吳滄瑜老師受日治時期皇民化的公學校教育，戰後接受國民黨中國化去日本化教育，他又是國民黨培育師資，貫徹「中國化」重點的花蓮師範學校首批學生，且在白色恐怖的環境下成長。不同的政權教育模式及統治經驗，養成他行事謹慎，隨時觀察環境的行為模式。他自台灣還處於戒嚴時期的 1970 年代開始兼授日語，因而他察覺政府單位一直監視著教授日語的人，不過為了傳承熱愛的日語，依然默默地堅持自己的理念，認真地為日語教學努力付出。他以豐富的人生經歷，帶領著學生學習日語，理解日本文化，呵護他們的心靈。他與學生們建立了亦師亦友的良好關係，因此獲得他們的愛戴與尊敬，這也是吳老師的傳奇之處。

2021 年，吳滄瑜老師接受筆者訪談時，關於自己的教學理念、教材編制重點侃侃而談，更對學生的良好表現引以為傲，但卻不曾提及學生對他的讚譽。以下是筆者藉由各種資料，如以 E-mail 探詢吳老師的學生，參考吳墨先生的文章、學生們的著書、論文、日語教室粉絲專頁、網路訊息等，彙整出學生們對吳老師的讚譽。

1990 年，吳墨〈沒有銅臭味的「地下教授」吳滄瑜的熱勁與魅力〉的文章，標題即已道出吳老師的傳奇，而實際上不少學生跟著吳老師學習多年，即使不再上課也常回來找老師聊天，和老師變成好朋友，這是坊間補習班少見的現象。如知名藝人林芳岑（藝名芳岑），她從國光藝校時期開始跟著吳老師學習日語，後來就讀世新廣電科時仍繼續來日語教室上課。曾為首都早報日文編譯的朱淑芬跟隨吳老師六年，她說：「我的人生在他那兒有很大的改變」；同是教室成員的劉秀琴則回想：「從我二十六、七歲到三十初頭這段時光，日語教室開啟了我生活的另一面。許多不能向家人傾吐的心事，也能從吳老師的關懷得到指引和慰藉，吳老師像是我的『第二個爸爸』」。而文馨瑩認為：「吳老師是最像老師的老師。」¹⁴

¹⁴ 吳墨，〈沒有銅臭味的「地下教授」吳滄瑜的熱勁與魅力〉，《拾穗雜誌》471 期（1990.07），頁

曾任中研院政治研究所所長的林繼文，因為寫有關日治時期的論文，而到日語教室加強日文。他喜歡和吳老師一起唱日本軍歌，討論台灣的政治局勢，他一有空就會出現在教室，和老師聊一些日本時代的事情。他認為：「吳老師沒有長輩的架式，很純真，固執而不古板，很容易成為好朋友。」他在《日本據台末期（1930-1945）戰爭動員體係之研究》一書的自序中提到：「吳滄瑜老師所教給我的，不僅是典雅的日文，更是那個世代的台灣人所特有的氣質：樸質與愛智。」¹⁵而吳老師對林繼文的英年早逝更是感到惋惜，曾多次跟筆者提起他，哀痛之情溢於言表。

台大蘇碩斌教授，不久之前才從台灣文學館館長退任下來，他在《看不見與看得見的台北》的著作自序中有段敘述：「特別要提及日文導師吳滄瑜先生，十年前不知所以踏進吳老師的補習班，幸賴相互督促的同學鄭陸霖一路同行，才有幸持續蒙受吳老師無私的指導，不僅得以參詳日文資料，更藉此連結今村仁司、吉見俊哉、若林幹夫等嫻熟歷史的社會學者之著作。」¹⁶蘇教授在回覆筆者 E-mail 時如是說：「到吳老師課堂，是因當時社會學界揪了一班學日文，十名左右成員，但在三個月到半年後卻幾乎都放棄，僅餘我和鄭陸霖。兩人於是約定互相扶持，所以以緩慢的進度持續上了很久，應該有五年以上。」他認為日語教室的特色在於：「一是他的人格，會將他的人生經驗融入課間，學日文也在了解一個時代。二是他雖不強調系統教法，但為人謙遜認真，會因應我們社會學專業的需要、陪我們讀各種教材，尤其是日本當（代）社會學者的專業著作，學日文也學新知。」

另外政大宗教研究所吳欣芳教授在她的碩士論文〈「無聲的說法者」：利瑪竇的著書過程與讀者理解〉謝辭中提到：「還要格外謝謝我的日文老師——吳滄瑜先生，不僅在日語研讀上一字一句地教導我，也把我當成孫女來疼。從我碩一認識老師到現在，平時噓寒問暖，好吃、好玩總不忘我一份，我雖隻身在台北求學，卻多了個

114-116。

¹⁵ 林繼文，《日本據台末期（1930-1945）戰爭動員體系之研究》（台北縣：稻鄉，1996），頁 2。

¹⁶ 蘇碩斌，《看不見與看得見的台北（修訂一版）》（新北市，群學，2010），頁 IV。

溫暖的家人。」¹⁷她到吳老師教室學日語的機緣是：「我看到鄭陸霖老師在他 blog 上的推薦，我當時已經在外面補習班上過二年的日文，看到鄭老師的描述，覺得很想去看看，就主動跟吳老師聯絡，就在他的班上待了下來。」

吳老師的學生當中，徐儷雯是吳老師日語教室設立時就開始來上課的學生之一，她活躍於外交界，現在是中華民國駐貝里斯大使。

莊靜君在翻譯《星星王子》這本書時和吳老師一起討論過，她目前是出版社總編輯，也是「吳老師日語教室臉書」粉絲頁的管理者之一。蔡鳳儀同樣在出版界深耕，她翻譯菊田真理子的兒童生命教育繪本，自己也寫散文。

周明智亦經常在「吳老師日語教室」粉絲專頁談論日文文法，他成立明智工作室，以一對一方式，努力經營他的明智日文講座，還出版了許多日文學習的書籍。吳老師認為他這些書確實寫得很不錯，因此幫忙推薦給大家。

活躍於學界，和吳老師同樣喜歡戲劇的石婉舜，現在於清華大學台文所教授台灣戲劇及相關理論，另有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李卓穎、銘傳大學公共事務與行政管理學系教授吳鯤魯、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人權講師黃秀如、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吳嘉苓、中山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廖美等人。吳老師還有幾位從事政治工作的學生，如 2022 年參選新北市市長的林佳龍，同為新北市民的吳老師很努力幫忙拉票，而林的落選讓吳老師感到非常失落。

教室裡也有來學中文的日本人學生，三輪順子是其中一人，她現為日本女性雜誌知名的美容專欄作家，也常在「吳老師日語教室臉書」粉絲專頁留言互動。

目前是台灣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Deloitte）執行副總經理的中村剛，他四歲時隨著任教於台北日僑小學的雙親來台，1974 年，小學一年級時與父母親返回日本，他覺得受到吳老師照顧，自己在台灣度過幸福快樂的幼年時光。他再度

¹⁷ 吳欣芳，〈「無聲的說法者」：利瑪竇的著書過程與讀者的理解〉（台北：台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9），頁 IV。

來台是就讀早稻田時期，1985 年大學一年級的時候，開始利用暑假來台北學習中文。中村剛說：「當時承蒙吳滄瑜老師把我當兒子一般照顧，在時間允許的時候，常熱心的告訴我一些日本、台灣的歷史或文化以及政治的事情。當時的台灣還在戒嚴體制下，學生不斷追求提升自己，常問我：『日本人怎麼看待中國或台灣？』吳老師的日語教室有許多台灣大學或政治大學的菁英學生。這些學生當中，有許多人後來成為立法委員或大學教授。即使經過三十多年的現在，我們依然敬仰吳老師的風采而齊聚一堂，我也很榮幸能夠成為其中一員。」¹⁸



2019 年吳老師日語教室同學會照片（中村剛提供）

鄭陸霖 2023 年 2 月 2 日發表於他部落格的文章寫著：「……我敬愛的吳滄瑜老師一路好走，繼文等他很多年了，我一直想著他們開心地重逢，此刻正在天上開懷笑著敘舊的樣子安慰自己。關於吳老師我有好多的回憶，畢竟我跟蘇碩斌是他教過最長久的學生，我甚至又持續多了幾年，是像親人一樣的關係……。吳老師是真

¹⁸ 中村剛，〈與台灣 50 年的情緣〉，2022 年さんご 9 月號。《さんご》珊瑚：是一本由台灣日本人會發行的會報，每年 1 月及 7 月各發行一期。

真切桃李滿天下的名師，許多人都是通過他的教導才學會日文，才打開甚至因此改變人生的日語世界。我相信今天許多人跟我一樣唏噓不已，感懷老師在世時親炙他熱情教學的種種邂逅體會。」¹⁹

訪談後記

吳滄瑜先生的表弟駱文森先生是筆者公司的前輩。駱先生於 1970 年代開始擔任朝日新聞社的台北連絡員，直至 1998 年該社重返台北設立支局，他成為支局顧問之後，在 2000 年退休。駱先生退休後還是經常到支局看日文書報，也常對筆者提起一些往事，偶爾會帶阮美姝女士或他的表哥吳滄瑜先生一起來用餐，時而帶些書籍如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或是他和同學一起編纂的《堵南會報》送給台北支局。對處於本土意識模糊的筆者而言，這些人、事、物完全是陌生的，因此當時只以聽故事的心情回應。2016 年 3 月，東京女子大學栗原純教授等完成的《駱文森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駱文森口述歷史）》小冊子出版，駱先生卻在當年 5 月逝世。筆者感念駱先生長年的提攜與鼓勵，為其家屬翻譯這本《駱文森口述歷史》，才略為了解他的生平事蹟。書中的故事激發了筆者進一步瞭解駱先生及台灣史的決心，成為牽引筆者進入台北教育大學台文所撰寫《媒體人駱文森的政治關懷與文化認同》論文的緣起。很幸運地，這篇論文獲得立法院 111 年度（2022 年）獎助台灣民主發展相關博碩士論文碩士組獎助。

筆者在撰寫論文的過程中才瞭解駱文森先生與吳滄瑜先生兩位都是生於日本時代，接受完整公學校教育，但進入中學之後，政權更迭，國民黨對台灣施行「中國化」去「日本化」的政策，日語、台語全部被禁止使用，他們必須開始學習另一種所謂「國語」（中國話）的新語言。他們屬於廣義跨語世代，都熱愛日語。一般

¹⁹ 鄭陸霖，〈不捨敬愛的吳滄瑜老師走了〉，First Step——Jerry 的日記部落格，2023.02.02。
資料來源：<https://jerryllc.blog/2023/02/02/不捨敬愛的吳滄瑜老師走了/>，2023.04.15 瀏覽。

人只在小學階段學習、使用的語言，如果沒有持續運用的話，理當會忘記，而他們卻能將純熟的日語能力成為工作利器。駱先生成為朝日新聞社的連絡員，以日語協助日本媒體瞭解台灣民主運動發展的來龍去脈，讓他們做出的報導更為接近台灣社會實情，並大幅增加台灣在國際上的能見度。吳滄瑜先生則成立日語教室，用日文解釋中文的方式教日本人中文，也教台灣人日文，這種能力是他們的世代才可能做得到的事。吳先生還幫日本人小學生補習包含國語（日文）、數學各科目，很難想像請一位外國人教自己兒女國語的情形，吳滄瑜先生這樣的經歷在台灣絕無僅有，實在不簡單。因為他很特別，所以筆者覺得吳滄瑜先生很值得採訪，因此在 2021 年筆者完成論文後，接著就做了吳老師的訪談，算是我論文的副產品。

在疫情稍微緩和的 2021 年 12 月，何義麟老師和我拜訪吳滄瑜先生，訪談中可感受到吳老師對日文的喜愛之情。他接受灣生松本洽盛²⁰的訪談時說：「とにかく日本語が大好きなんですよ（就是非常熱愛日語），一言以蔽之，我就是喜歡日語，可能會被人家笑，但我就是愛日語。我的日本時代，我與日本的聯繫，關鍵字就是日語。」他的日語教室，不僅教日文，也教日本人中文，各種中、日文的上課教材全部由自己一字一句編寫而成。最特別的是，他在初級教材的每一個句子畫下高低音線條，而他一直心繫著他獨到的日語教學方式如何傳承下去。他對教學的熱枕及呵護學生之心，表露無遺。

他認為教學既是他的專長，又能對年輕人有所幫助，教授日文的這段時間是他人生最充實的時光。而他亦樂於談論他的名人學生，於是筆者一一紀錄，根據這些線索到國家圖書館找書本查證，或上網查詢與吳滄瑜先生相關的訊息。鄭陸霖先生的網誌提供了相當多吳老師日語教室的資訊，筆者亦以 E-Mail 請教蘇碩斌老師及

²⁰ 松本洽盛編著，《むかし「日本人」いま「台湾人」——最後の日本語世代が日本人として生きた時代を、いま台湾人として振り返る》（東京：明日香出版社，2019）。《前「日本人」現「台灣人」——最後の日語世代》一書是松本訪談生於日治時期，受完整公學校教育，經歷戰爭，成長於戰後，曾經居住花蓮的十七位耆老的故事，吳滄瑜先生也是其中的一人。

吳欣芳老師當時在日語教室的上課情形，很榮幸獲得兩位老師的回覆。之後由於疫情關係（老先生選擇不打疫苗）筆者不便再登門拜訪，於是以電話或通訊軟體持續和吳老師聯繫，請他講述童年、求學、工作、婚姻、家庭各方面的事情。筆者再從他的口述、書本、文章報導中擷取整理，配合他的解說及吳太太（湯梅珍老師）協助細節說明，再加上資料佐證，才得以完成這份口述訪談紀錄。

去年（2022年）7月，筆者在「吳老師日語教室」臉書粉絲頁上看到他90歲生日時，仍精神抖擻的對著為他慶生的友人們用日語侃侃而談，他祈福大家每天開朗有活力的活過百歲，快快樂樂的過著每一天。²¹12月中吳先生來電與筆者談了約半小時，說他很高興這份口述訪談，要筆者繼續完成，有任何問題隨時提出來，他相信自己還可以活個幾年……，也希望近期內筆者可以再過去他那邊聊聊。

今年（2023年）1月初，筆者和他聯繫時，吳太太說吳老師身體有些狀況要去醫院，因此沒有多聊。在過完農曆年的2月初，突然接到吳老師孫女的聯繫：「爺爺已在兩個禮拜前（1月19日凌晨）離開人世」。這訊息太讓人難過，吳老師的離開令人感到非常不捨。筆者對吳老師始終堅守傳承日文的信念，以及像傳教士般宣揚日語的熱忱感到敬佩；其為日文教學默默付出的身影，印象深刻。這篇文章無法在吳滄瑜先生生前完成深感遺憾，在此誠心地為他的冥福祈禱。

本論文得以完成，需感謝何義麟老師提供許多寶貴意見，吳太太（湯梅珍老師）給予諸多細節的補充說明和提供多張照片，以及匿名審查人的指正與建議。本文內容如有不足或缺漏之處，敬請不吝指正。

吳滄瑜先生電話訪談：2022/1/30 19:55-20:30，7/22 10:30-11:00，2022/11/1 15:30-16:10，2022.12/17 16:05-16:35，2023/1/5 10:20-10:25

湯梅珍女士電話訪談：2022/6/28 15:00-15:40，8/2 14:30-15:10，2023/4/7 16:40-16:55，4/12 16:30-16:40

²¹ 吳滄瑜90歲生日感言。資料來源：<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304725799609776>，2022.07.10 瀏覽。

附錄一：吳滄瑜先生生平

時間	年齡	紀要
1932	0	7月2日出生於基隆。 父吳保琛，母吳林蘭。
1935	3	母親得肺病，託祖母照顧。
1937	5	1月，母親過世。 9月，父親再婚。 10月搬到台北，12月又遷往花蓮，再回基隆由祖母照顧。
1939	7	4月，父親帶回花蓮，就讀花蓮港廳昭和國民學校(今明義國小)。
1940	8	獲認定為「國語家庭」，改姓「梅村」，成為「梅村信二」。
1941	9	參加「皇民奉公會」。 哥哥考上工業學校，搬到外面居住。
1942	10	幫忙照顧弟妹及做家事，沒時間上學。
1943	11	偶爾去學校，只做戶外公共服務如種蓖麻等。
1944	12	10月，花蓮開始受到盟軍空襲。 老師帶隊參觀特攻隊「出陣式」。
1945	13	4月，進入花蓮工業學校，參與掩體壕建造，疏開到鄉下。 8月，終戰。 戰後，休學在家。
1946	14	讀漢學私塾。
1947	15	7月，考上花蓮師範四年制簡易科。
1948	16	花蓮師範四年制簡易科二年級。
1949	17	花蓮師範四年制簡易科三年級。
1950	18	花蓮師範四年制簡易科四年級。
1951	19	7月，直升花蓮師範普通科。
1952	20	7月，花蓮師範普通科一年級學期結束，錄取空軍官校。 9月，到南部上空軍官校。
1953	21	1月身體不適應飛行，退出空軍官校。2月到貢寮的小學代課。 9月，回花師念普通科二年級。
1954	22	5月，祖母過世。 7月，花師畢業。 9月，花蓮市明義國小教師。
1956	24	認識新進教師湯梅珍老師，不久即開始交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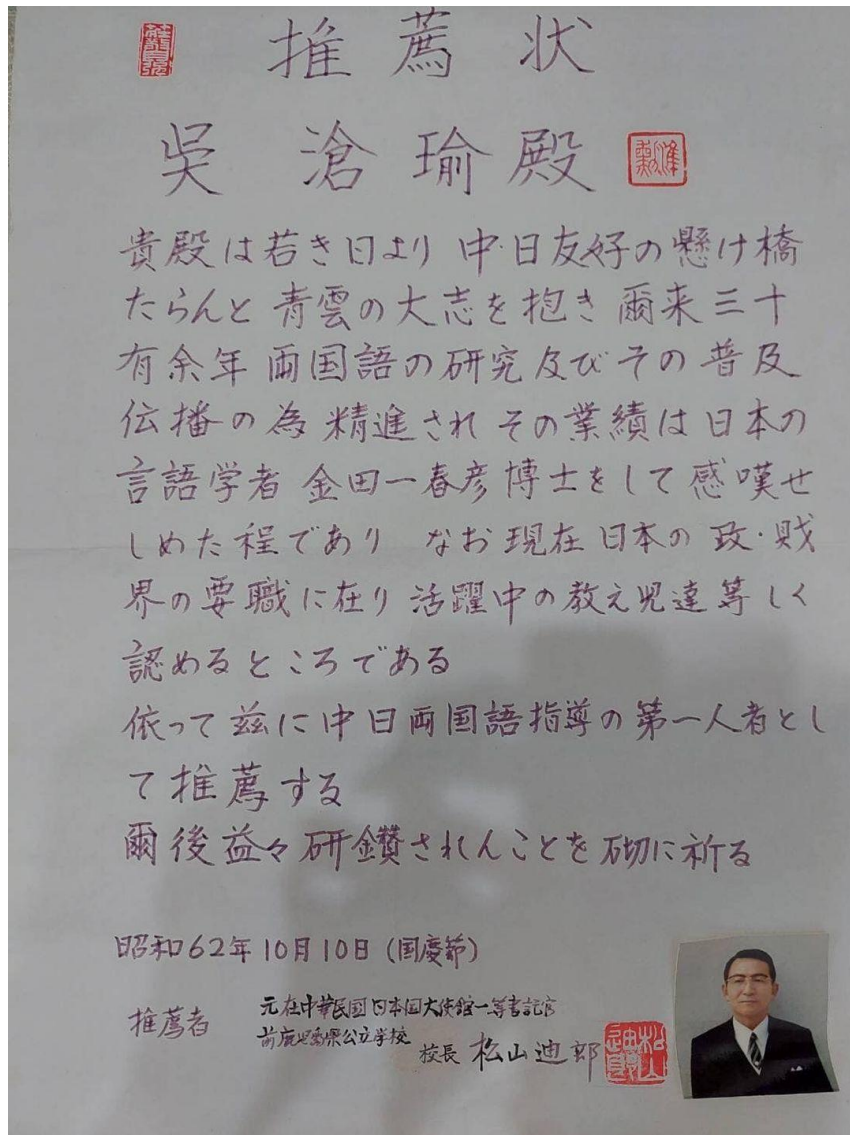
1957	25	11 月，與湯梅珍老師結婚。
1959	27	1 月，長女出生。 9 月，基隆市中山國小教師。
1960	28	9 月，台北市東門國小教師。 10 月，長子出生。 12 月，全家遷居台北。
1962	30	任松本武雄先生、蔣緯國將軍、于右任先生專譯。
1963	31	次男出生。
1965	33	9 月，就讀省立台北師範專科學校夜間部。
1968	36	7 月，省立台北師範專科學校畢業。 擔任台北日僑學校日籍教師之中文教師。
1969	37	擔任台北日僑學校學生之家庭教師，以日文授業輔導內容以數學為主，並兼授日本國語科及理科、社會等課。 兼任日商三井公司日籍員工之中文教師，旋復受聘為該公司台籍員工之日文教師。 編著初級、中級日文教學講授教材。
1971	39	就讀淡江文理學院東方語文系夜間部。
1972	40	銜命擔任代授淡江大學東語系夜間部之日籍講師影山亘先生及教授黃啟明先生之課程，共 5 年。
1973	41	購買建國南路住家。
1974	42	修習原土洋教授音聲學。
1975	43	修習原土洋教授音聲學。
1976	44	6 月，淡江文理學院東方語文系畢業。
1979	47	1 月，小學教師退休。 2 月，與劉蒼芝女士合譯《我生·我愛·我死 木刻家圓空和尚的傳奇故事》出版。 第一次赴早稻田大學語學教育研究所研習武部良明教授的日文教學法。
1980	48	第二次赴早稻田大學語學教育研究所研習武部良明教授的日文教學法。 9 月，兼任國光藝術戲劇學校教師。 擔任國際青年商會日語教師。
1982	50	上鼎貿易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1985	53	2 月，不再兼任國光藝術戲劇學校教職。 3 月，成立吳老師日語教室，持續擔任日文及中文家教。

2012	80	不明原因咳嗽不止，結束吳老師日語教室，持續義務指導高級班學生日文。
2014	82	檢查確認咳嗽原因為罹患淋巴癌。
2016	84	8 月，移居淡水。
2023 年	90	1 月，逝世。

*本年表出處：筆者自製。

*資料來源：本年表之生平紀要，主要歸納自〈吳滄瑜先生履歷〉(未刊稿)，筆者訪談吳滄瑜先生、夫人之紀錄及參考網路上相關之資料。

附圖：



松山迪郎推薦状。下載自吳滄瑜臉書。

推薦狀譯文如下：

「吳滄瑜先生

您從年輕時就立志成為台日橋樑，歷經三十多年，盡心盡力地推廣及研究兩國語言，其成果獲得日本語言學家金田一春彥博士的肯定，亦受到活躍於日本財經政界的門下高足們欽佩。」